



阳光悦读书系

YANG GUANG
YUE DU

张伯华
主编

快乐阅读

灿烂的生命之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阳光悦读书系

快乐阅读

灿烂的生命之歌

张伯华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烂的生命之歌/张伯华主编. —修订本.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8. 6

(快乐阅读. 初中篇)

ISBN 978-7-5371-5329-4

I. 灿… II. 张… III. 语文课—阅读教学—初中—课外读物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1628 号

阳光悦读书系

快乐阅读

灿烂的生命之歌

张伯华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6 印张 60 千字

2008 年 8 月修订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978-7-5371-5329-4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阅读和作文，都应该是快乐的

——和青少年朋友说几句话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最新推出两部丛书《快乐阅读》和《新思维作文》，文质兼美，值得一读。

阅读和作文，都应该是快乐的。

什么叫快乐呢？能够学得进去就是快乐，学习而有收获就是快乐，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方法和一种自信，这就是快乐，感觉到苦学以后有甜，我想这就是快乐。所以快乐不快乐是学好没学好的标志。快乐不快乐是学有收获还是全无收获的标志。

在我看来，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读书，所有的作业，最终是为了对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人生有所发现，有所感悟。

比如，上小学时，原来我对春天没有那么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多的多愁善感，可是在我看了很多描写春天的书以后，觉得这简直不得了，这草儿青了，花儿红了，还有流水叮咚，还有流水潺潺，还有燕子飞过来了，我就感觉春天是真那么好！什么“微风吹在脸上没了凉意”，这种感觉一下子把我激活了。学习给了我身心，学习给了我头脑，学习给了我感觉，是感觉世界的感觉，学习给了我感情，对春天的感情，对风的感情，对皎洁的月儿的感情，对花开花谢花落的感情……以至于后来我读《红楼梦》时，尽管很多东西还不懂，但在看到黛玉葬花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感受

到了一种共鸣。不是说我像林黛玉了，而是对那种匆匆的春归的惋惜，因为这个我可以理解，所以这样子的学习就能够快乐！学习造就了你的眼睛，造就了你的耳朵，造就了你的灵感，造就了你的神经，造就了你的智慧，这样的学习是最快乐的。

我还认为，写作需要思维，它是一种精神能力的训练和活动，这其中充满了各种探索、困惑、追求、发现、光明。写作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融会贯通。它是与你的经验，与你的感受，与你的喜怒哀乐，与你看到的周围世界相关联的。写作能让你对人生有新发现，对世界有新发现。

衷心希望这两部书能为广大青少年带来全身心的快乐！

王蒙



目 录

点燃思念的灯	1
祭马思聪文	3
风雨中帆萧红	6
岳飞	11
走进一个人	13
想起肖邦	21
怀念曹禺	23
英国王太后	28
哲人的爱	31
叩问名人	33
名人也“畜皮”	35
路遥纪念	41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47
沉船——为邓世昌所作	55
解读尼克松	58
布鲁诺	65
幽默与年龄	70
邓老爷子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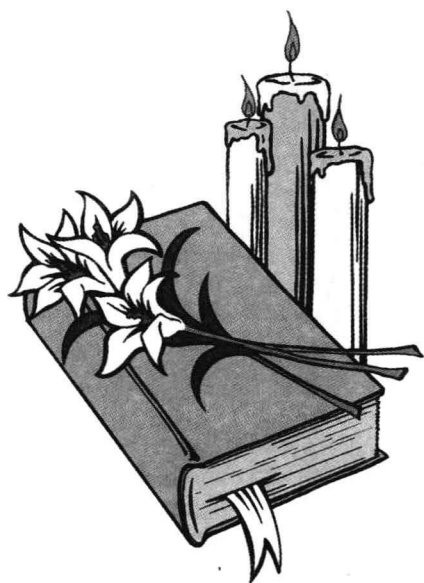


回忆鲁迅先生	78
引路人的影子	81
考试	83
引路人	87
学画回忆	90
星期一下午的素描	97
由考试引起的	101
难忘的体罚	106
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节选)	109
华老师,你在哪儿?	113
师者老马	117
走进平常人家	119
西湖船工	121
守门老人	125
我的老外邻居	130
盲人看	133
造车的人	136
嫂镜	141
悠长的铃声	147
水果	150
常想一二	153
敬畏生命	155
猪腿人生	157
罗汉大爷	161



爱的劳没.....	167
命运无轨道.....	170
看车棚的女人.....	173
橘子.....	175
生命.....	179
渡河少年.....	183





点燃思念的灯

夜幕里悄然划过一颗流星，陨落尘世的沼泽
殊不知，追寻者沿着荒芜的脚步
顶礼膜拜，举手投足
一直把尊崇擦出火花



祭马思聪文

徐 迟

徐迟：当代著名作家、诗人、散文家，以报告文学的创作最为出色，代表作品有《歌德巴赫猜想》等。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十九年的不白之冤。

1984年11月，当我在美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态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后来在他女儿马瑞雪回忆她父亲最后日子的文章里说到一个晚上，马思聪听着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乐》，他忽然失声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让他哭一个够。后来，他含泪说：“这个世界很美。”他哭他离开了祖国大地这么久了没能回去。但这个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神伤中，突然面容扭曲，喘息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国内，不久便听说我国已公开为思聪平反。



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从此我就等他回国。1985年8月16日,他从美国寄我一封长信,其中讲到他“读了叶浅予文章,谢谢他的真情。那时代的人好像比较真情,‘文革’把人弄坏了。”

看来我真不如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一文中叶浅予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侮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叶浅予说得又慷慨,又体贴。我们许多人却都没有说什么,以帮助他解除那凝冻在他内心的深沉痛苦呵!

那封长信是他从欧洲旅游回来写给我的,他写到了南斯拉夫的钟乳石岩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罗马的铁伏黎喷泉的音乐和华格纳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腊咖啡店。他还写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萨的斜塔。还有,如入仙境的瑞士雪山,以及大雪纷飞之下雪山餐厅里的丰盛午餐。还有他的那一别已半个世纪的巴黎。他写到巴黎他的母校国家音乐院的陈旧的铁门。最后他到了伦敦,这次旅游快要结束了,他忽又悲从中来,说:“盛衰转换,月圆月缺,周而复始,自是天地之轨道。”什么引起他的感慨万端?他为何要自苦了呢?想来是因为他只能作欧洲游,还不能回国。他只在信尾说了,“待我从西双版纳出来,立刻跑新疆。”这却不是说他想去一次云南和新疆。不,他说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云南民歌为主要旋律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六十号),等到他修改完工,从这曲中,从云南旋律中跑出来,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一部写新疆生活的大歌剧《热碧亚》(作品第六十一号)的创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国。他只是没法给我说他暂还不能回国来,虽然他正驰神于云南的热带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场上。

因为他不知道回来的话会怎么对待他。他也许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还能回去吗?他童年时是一个固执的小



孩,到了晚年他还是一个固执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气出走,现在他无勇气回来。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国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暂时不回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远不会回来,更是不得已的事。这中间,恐怕只有叶浅予等少数人,只有少数亲友,给过他巨大痛苦的心灵一点儿慰藉。

他保持了他独特的性格。除了他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还有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乐的个性。他还有一点疑虑。还没有回来,等待着一个能够回来的时机,等待着他疑虑被消除。不幸他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飞升到了万里云天之外。但是他的灵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结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1988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一周年。他在无可奈何中生,在无可奈何中死,生离死别,徒呼负负。呜呼哀哉,作文奠祭,其辞曰:逝者如斯,从兹离分。恨别经年,梦睹英灵。你是珍珠,晶莹蒙尘。你是国宝,横遭蹂躏。黄钟坠地,瓦釜雷鸣。美人离宫,骚客出境。梦思沸腾,莫此为甚。魂逐飞蓬,爱国有心。孀闺泪尽,永安幽冥。欢怨非贞,中和可经。幽幽琴声,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恒。



这是一篇用“心”写成的祭文。作者紧贴人物的内心,把握人物心灵的脉动,细细地体会和描写出马思聪心中一片深沉的爱国思乡之情。

北大附中高级教师 王宝成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6

丁玲：现当代女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活动时间长、影响大的女作家之一。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更有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而水声也是那么不断的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微微的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和在风雨中更迅速进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幽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想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的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



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须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与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对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须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痛疼，有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呵！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难的，前天我想了××，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志气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的想起××，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的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得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便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的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



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如何的少呵!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也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此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呵!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的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做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都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给予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原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封信,在最后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很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我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预言。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首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



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的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的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然而死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污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末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账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Q 已经在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难于决定就会幸免于这种灾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然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在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恶,更须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属死. 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的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稳地躺到床上。